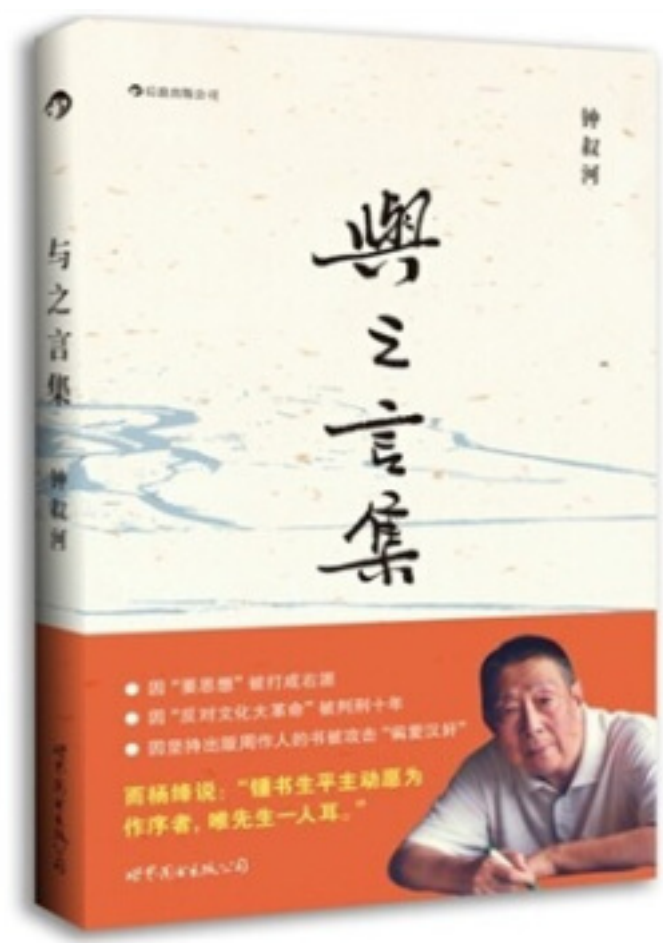


与之言集



[与之言集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钟叔河 著

[与之言集_下载链接1](#)

标签

评论

钟叔老的书，必买。 爱之深

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

钟叔河先生，出生于一九三一年，为国内最了解知堂老人二三人之一，曾因坚持出版周作人的作品被指责为“偏爱汉奸”。本书为作者受访时的访谈录，其中颇多所谓言之当言的真性情。

纸质非常好

钟老的访谈录，对于了解钟老的经历和思想很有帮助

内容价格都不错，先收了，不容错过！

访谈集册，值得一看。。

质量不错是正版 就是物流有些慢

喜欢钟先生的文章，有教益。

与之言集与之言集与之言集

钟老先生的访谈集，很多都看过了

喜欢

我读《荒废集》并非感佩于他的精准，而是欣赏他的恳切率性。按诸今日陈丹青的景况，其实不必非要说这些于己多事于人无益的言论。他很可以继续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，安坐画室专心画画，间或出席些点亮别人的活动。这样的陈丹青大概更讨人欢喜。而他的这些议论也很可以是饭桌上的口水，而不必刊发出来惹人咒骂。但陈丹青还是持续书写，持续表达。是的，表达，完全听命于个人心智的表达，说出一己的看法想法。表达，是人最基本的权利，也是人最后的权利。纽约教会陈丹青“忠实自己，和自己相处”，同时也教会他如何表达自己。而回国后的种种言论无非是纽约的教育于他的后期作用。譬如他这回集子里三篇再谈鲁迅的文章。先是谈鲁迅与上海的关系，“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，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，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”，“过去我们总是凸显、夸张鲁迅一个人，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值得夸耀，值得纪念，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？”；谈鲁迅与胡适，“鲁迅、胡适，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”，“独尊鲁迅、抹杀胡适，不是关于鲁迅，也不是关于胡适，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”；谈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“今天，《狂人日记》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，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，并不仅仅因为才华，而是它恶毒的挑衅，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”，“《狂人日记》中那两句有名的话：‘吃人’和‘救救孩子’。这两句狂人的狂话，是小说的语言，是文学的语言，可是它说出后，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，不再被看作文学。

近年出版业大盛，但眼见以往踏实的编辑们越发浮躁、虚荣，文艺范儿是有的，却少了文化；畅销是有的，却少了长销。其猴急上火之状，让本置身圈外的读者也纳闷：出版应该不仅仅是卖书吧。以往读书，我们都是将作者列为第一，甚至是唯一的坐标点。毕竟，书里一字一句是作者辛苦写出呈在读者面前。于是很少人注意编者，这一字一句是何人挑选、校对，最终出版呢？

好编辑，不易寻。官方文件里常说：要以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质文化需求”为目标。然而人人所见，真正“贯彻落实”的编辑少之又少。挑选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”的书籍予以出版、引介，才堪称心思体贴、眼光独到，是为“我们的编辑”。在这一小撮为数不多的编辑中，钟叔河——这位坚持按照自己意愿编书甚至因言获罪的老编辑，无疑算是其中一位。

自十八岁开始编书，这个倔强的湖南人就因“有原则”而屡屡事发。他因“要思想”，被打成右派；因“污蔑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被判刑十年；因坚持出版周作人的书，被攻击“偏爱汉奸”。然而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了，他依然本性难移：一九七九年编印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一九八三年力争将新编《曾国藩全集》列入国家规划，一九八五年首倡重印周作人著作。这些厚泽一代人的巨著不提也罢，单说他编辑的周作人作文丰子恺作画的《儿童杂事诗笺释》，每次重印都有细之又细的增订笺释，功夫做到让读者都惭愧。

读者蠢萌，不知编书之苦，亦不知编书之乐。钟自忖还不到进“土馒头”的时候，出回忆录实在矫情，也不愿跟风。有后辈死缠烂打，于是就有了各退一步的访谈书——《与之言集》。当了一辈子编辑，自然从编书谈起。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和周作人著作酝酿和产生，时值大环境变革，跃跃欲试者少，战战兢兢者多。这一时期他心迹浮沉，书里谈得很细，涉及很宽，也很少隐饰，算是对好事者的一个爆料吧。

钟叔河自己在序里引用了《论语·卫灵公第十五》的一段话：“子曰：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只有智者，才能做到“不失人，亦不失言”；只有小人，才能做到“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”。钟老说自己绝不是什么智者，然而也绝不是什么小人，只是一个庸人。在一九五七年和十年动乱期间，明知时局不佳，却奈不住性子，“不可与言而与之言”，虽惹火上身，但其光明磊落，堪称大丈夫。

如果说每个作者的心里都有一个编辑，那么几乎每一个编辑的心里也都有一把刀，打此经过的字字句句，都要剔骨剜肉、抽筋扒皮。然而老一代出版人，侧重在“编”和“辑”，而不是现世主流的“删”。也许正因自己做过编辑，才深知删减言论的不自由。

大变乱后的文人，往往容易丧失风度、埋没气质，一脸检讨相，光明磊落不再，而代之以遮遮掩掩。但此种境况实在不好苛责，只能说是知识分子集体的“运动后遗症”，可敬又可怜。钟老的真实情况我们不会知道，但起码在本书中没有露出这种后遗症。

“我的杯很小，但我以我的杯喝水。”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，但是说句实话，本书最大的缺点恐怕就是那种不自觉的、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。钟叔河自己说：只要所问的答得出，他都愿“与之言”。身为后辈只能说：那些旗帜招展、口号震天的岁月只是一段经历，不值得拿出来反复展览。毕竟，过分展示自己与过分可怜自己一样，时间久了无异于自取其辱。

为后辈读书人，没有资格去妄谈不属于自己的时代。但我们仍然有一份小小希望：希望老辈人的自传访谈之类读下来，没有倚老卖老，没有冠冕堂皇，仅仅是和钟叔河——我们的编辑之间的一次愉快的谈话。

[与之言集_下载链接1](#)

书评

[与之言集_下载链接1](#)